

陳仕祐（弱視視障生）

特刊

我無法參與啟明社的點點滴滴，但我可以保留她的曾經刻於我心。時間是首連續的無伴奏，而音符即是我們的足跡。在這不算短的四年成堆的講義，營隊的燭火和啟明曲律，充實了我思考的無垠。我的思想隨著日出鳥兒的清亮叫聲而鮮活；我的靈魂因為四年無名的日子的感觸而致富；我的生命則得到友情的馴養而能在靜默的黑暗中歌唱。畢業是另一階段的開始，完成此一人生小節之後仍有一段大的樂章要譜，人生是一奮鬥的歷程，在選好的角色去演好一場戲，探究，豈能流連於記憶？那昔日的雲兒飄落我心已不會成了激動的暴雨而成了似落日的輝映。那熟悉的事物就讓它走入記憶隨它來去。感謝幫助我的朋友們，因為你們使我愛著這世間。翻閱著葉慈的詩集有這麼一句：「……雖然偉大的歌已不再重返，我們現在擁有的仍有其深刻的欣喜……」感謝淡江與啟明社給我的一切！

